



蒼山脚下

楊美清 著

通俗文艺出版社

內 容 說 明

本書作者楊美清同志是邮电工人，他写的这五篇生活小故事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邮电工人的艰苦劳动和优秀品质。“苍山脚下”写一个邮递员怎样东询西访，把一封无法投递的信，送到了收信人的手中；“白桥河上”写一个年轻的邮递员怎样冒着生命的危险救活了一位老大爷；“和洪水搏斗之夜”写一对有高度责任心的年轻夫妇怎样在风雨交加的夜晚，接通了电话线；“竞赛”写的是某邮电局的职工参加竞赛的经过；“买公债”写一对青年男女把准备结婚时买东西的钱，节约下来买了公债。

苍 山 脚 下

楊美清著 王角插画

*

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香饵胡同73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067号

宝文堂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经售

*

总号(文)0127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 字数12,000

1957年1月第一版 1957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

统一书号：T10023·105

定价：(5) 九分

目 錄

蒼山脚下.....	1
白桥河上.....	7
和洪水搏斗之夜.....	12
競賽.....	20
買公債.....	25

蒼山腳下

已經五点多鐘了，孙价勤剛送完信回來。他走進郵運間，將郵包朝牆上一挂，就轉過身來對正在登記挂号信的王組長說：

“那封信還是沒有送到！”

“你挨家問了沒有？”

“問啦，誰也說不知道。”

“那明天再到那里的鄉政府和合作社去問一問。”

“也問過了，說沒有这个人，”孙价勤拿起挂在脖子上的那條半新舊的白毛巾，揩了一把臉上的汗，想了一想，說：“我現在去柴村那一帶問問。”

“現在還去？快吃晚飯了。”王組長不同意地說。

“不，今天晚上不學習；又是舊曆十四，有月亮。”孙价勤說着，也沒有征求王組長的意見就走了。王組長連忙跑到門口喊：“孙价勤同志，吃

了飯再去！”可是孙价勤已經走出門了。王組長看着孙价勤的背影，心想：這小伙子的責任心真強。

孙价勤是一九五一年春天才入局的翻身農民。入局几个月后，他經常对自己說：“孙价勤啊，你看縣城里从前只有煤油灯、香油灯，現在可不同啦，建立了發电厂，电灯把街道照得明晃晃的。今后國家还要建立大工厂，开大礦山，將來要过苏联一样的幸福生活，你該加勁地干呀！”他每天起早睡晚，每封信都要親自送到收信人手里才放心。

他虽然是个將近三十歲的人，但走起路來，一跳一蹦的，心头有說不尽的高兴，要說的話是那么多。当他走过一个大河时，就想：在这里建立起一座發电站，讓明晃晃的电灯照耀着这里的每个村庄、每条大路，那該多好啊；当他抬起頭來，看到那一峰挨着一峰的大山时，心想：將來在这里开礦山，把这大山肚子里藏的寶貝一起挖出來，供給工業建設，該多好啊；当他走在羊腸小路上时，又想：今后全國各地都修公路，这条通那条，那条通这条，我騎在摩托車上送信、送報紙，“嘯！嘯！”一下到了这个農庄，“嘯！嘯！”一下又到了

那个農庄，就能送得更快更准确。他每天背着邮包送着信，心里就翻來复去地盤算着这些事情。

今天，他一連跑了两个鄉，碰到的人都說不知道信上寫的这个地址：“字家村”。天漆黑了，他跑得滿身大汗，沒有找到一点綫索，只得回來了。夜里，他很疲劳，但心里总挂着那封信，躺在床上翻來复去地睡不着。他想自己在这里已跑了三四年，縱橫百來里的村子，差不多都知道，怎么这个“字家村”連听也沒听说过哩。他又顺手从衣服口袋里掏出那封無法投遞的信，看了又看，是从解放軍部隊寄來的，信封右边和紅框子里明明寫着：“云南大理区蒼山北脚下字家村交字崇寿先生收”。是不是發信人寫錯了地址呢？不会，信封上清清楚楚地寫着“蒼山北脚下”几个字。那为什么就找不到这个字家村呢？按照投遞制度，这封信投了兩三次都沒送到，是可以批上“地址不明，無法投遞，退回原处”几个字退回去的。但他哪能这样做哩，而且这是个革命軍人从很远的地方寄來的，絕不能把信退回去。他又想：赵明天星期天，再到蒼山脚下去打听打听吧。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天蒙蒙亮，不知是哪里的汽車从街道上开

过去，一下把孙价勤惊醒过来，他一骨碌爬起来，看看表才五点半，拿起条洗脸手巾，洗了一把脸，开开门，就向苍山脚下走去。

清早，有点白白的薄雾，清风迎面吹来，很是凉爽。他摸着口袋里的信想：今天足足有十多个钟头，我就挨家挨户地问，总不会再把它带回来了吧。

走过几个山头 and 村子，每遇着人，他总是问：“请问，字家村在哪里？”

“不知道。”对方都是这样回答。

“你知道叫字崇寿的这个人嘛？”

“也没听说过。”

他又继续向前找去。东找西问，一直没有下落。中午，他看到不远的村边，有一群男女在火辣辣的太阳下挖水塘，孙价勤见一个有着短胡子的老头，就向前去问：

“老大爷，你们这里有没有个字家村？”

“字家村，没听说过。不过在这边山凹里，倒有个姓字的老头子，很少到这儿来，就不知道他是不是叫字崇寿。”

孙价勤听了这话，满心欢喜，就向着老头指的方向走去。一连走了十多里路，转过一个大山

梁，一眼看到远远的山脚边，有三四間小茅屋，一間茅屋的門向南开着，有一位老大媽正在剝包谷。

“老大媽，你知道字崇寿这个人嗎？”

“哦切突躲。”①

呵！原來这是位白家族的老大媽。孙价勤虽懂得几句白家話，可是，这时不知怎样答上去了。只見老大媽对屋旁边的地里喊了兩声，不一会，一位老大伯提着鋤头走來了。孙价勤在心里說：“字崇寿該就是他吧？”老大伯会說漢話，他一見孙价勤就問：

“同志，有什么事嗎？”

“你知道誰叫字崇寿？”

“就是我。”

孙价勤頓時感到有一种說不出的欢喜，立刻把信掏出來交給老大伯，說：

“你家有人在解放軍部隊上嗎？”

“沒有呀？”

“可有你一封信。”

“有我一封信？”老大伯惊奇地問。这时，他

① 白家族話，即我听不懂你的話的意思。

忽然想起一件事
情，悲痛地說：“我
們有個兒子叫
字賢廣，一九四
七年給反动派抓
去當壯丁，一直
都沒有音信。”老
大伯伸出抖動的
手接過了信，翻
來翻去地看了几
眼，又遞給孫价
勤。



“同志，請你給拆開念念。”

孫价勤拆開信，隨着信箋掉下來一張照片，
老太媽一手拾起來，老大伯也伸過頭去看，兩人
嘴里喃喃地說着什麼，可是孫价勤一句也聽不
懂，只看到老太媽和老大伯兩雙眼睛死死地盯
着照片，眼眶里滴下眼淚來了，他不願讓這兩位
老人為着過去的事傷心，連忙說：

“來，大伯，大媽，我讀信給你倆聽。”

孫价勤讀了信，老大伯問：

“這信是他自己寫的？以前他一字不識呀！”

“老大伯，是他自己寫的，你看這後面寫着‘字賢廣親筆’哩，在解放軍部隊里進步得可快啦！”

這時，兩位老人不再流眼淚了，臉上呈現着喜悅的表情。老大伯拉了一下孫价勤的衣袖說：

“請你代我們寫一封回信吧。就說解放後，我們的日子過得很好，現在已經參加合作社啦！……”

孫价勤很快地幫這兩位老人家寫了一封回信，又同他們談了一會兒話。太陽早已落山了，他帶着愉快的心情向這兩位老人告辭了。

老大伯誠摯的臉上，流露着無限的興奮和感激，他一定要送孫价勤一程，“你真是毛主席派來為我們各族人民服務的人啊，我們多感謝你呵！”

孫价勤愉快地踏上歸途，心想這只算盡到自己應盡的責任了。

白橋河上

一連下了幾天大雨，今天中午才放晴，太陽黃燦燦地照着山呀，樹呀，周圍的一切，顯得格

外可愛。

下午，鄉郵員施青春背了個空郵包，順着小路往回走，他看看路邊的芭蕉樹、梧桐樹，和吊着長長的藤子的老箐樹，望望遠處正在冒着炊煙的村莊，滿心愉快地唱着：

邊疆上呀好地方，
我們的呀好家鄉，
桃花紅，杏花白，
箐樹綠，芭蕉香，
鄉郵員走到哪兒哪兒香。

邊疆上呀好地方，
我們的呀好家鄉，
甘蔗一色綠，
麥子遍地黃，
.....

拐過了一座大山，又下了一個小山坡，已可聽到白橋河里“嘩嘩”的流水聲，施青春加快了腳步，歡喜地自己對自己說：“快一點走呀，要到啦。”說着踮起腳尖，右手搭到眉毛上邊，遮着斜射的太陽，向白橋河對岸眺望着，縣城已隱隱約約地看得見了。

施青春一边走，一边兴奋地想：这一趟發展了三十二份報紙，下一趟送報紙給这些合作社、互助組的人們看，他們会多么欢喜呵。他又想起番卡老爺爺要他帶一張毛主席像，阿細姑娘要他帶兩股綉花綫，这些可不能忘了呀！想着走着很快走到了河边。他对河中心看了一眼，突然叫了一声：“啊呀！”他發現河上的木桥被洪水冲跑了，只剩桥架子还在河里立着，翻騰的波浪，一浪接着一浪，看起來真有点叫人眼花。

施青春站在河边發楞，心想要是繞到茅竹灣走大桥，还有三十八里路，到家天一定黑了，局里的人会不放心的。怎么办呢？

“救——人——呐——。”

正在这时，远处傳來惊惶的呼救声，施青春吃了一惊，兩只眼睛朝河里直看，啊呀！在桥架下边兩丈多远的河中心，有一位背着一簍木炭的老大伯，給河水向下冲击着，眼看就要倒了。施青春心上一急，飛快地沿着河边向下跑去，連忙將空邮包往地上一甩，把衣服一脱，就縱身跳到河里去了。他猛力向前划着。水漸漸深了，浪头也漸漸大了，老大伯也不知在什么时候被洪水冲倒了，一会兒随着浪头浮上來，一会兒又沉

了下去。施青春一見，心里越發急了，大浪又是那樣猛烈地向他打過來，簡直使他站立不住了，他用勁支持着，心想：如果我一倒下去，又怎能救起老大伯來呢？他使盡全身力气順水向下划着。突然，感到一陣頭昏，比暈車還要難過得多，腿一軟，隨着浪頭倒了，洪水馬上灌進了他的鼻孔，使他感到說不出來的難受。他剛一清醒，發現老大伯不見了，急忙尋找，啊，老大伯又浮上來了，離自己還有一丈多遠。這時，他不顧一切地用力划着，一心想把老大伯抓住，但是又突然發現不遠的地方，有一座小山在那里橫阻着水浪，浪頭濺起一個大漩渦，這下使他更緊張了，全身汗毛都像豎立起來了一樣，“不好了，如果沖到漩渦里去，就沒命了！”一種崇高的責任感促使着他，無論如何也要將老大伯救上來，即使自己犧牲了也罷。這時，也不知打哪里來的一股勁，他猛力地向前沖去。

危險了！更加危險了！離漩渦只有一丈來遠了。施青春仍然沉着地划着，近了，漸漸近了，只有一尺來遠了，施青春伸過手去，不料一個浪頭，又將老大伯沖了兩三尺遠。施青春飽飽地嚥了兩大口水，換了一口氣，又奮力地向老大伯划

去。终于在离漩涡五六尺远的地方，一把抓住了老大伯背的炭箕，尽了全身力气，将老大伯向岸上拽去。老大伯一見有人救他，轉过身來一把抓住施青春的臂膀。



施青春攙老

大伯上岸來，这时，老大伯冻得全身顫抖着，上牙和下牙碰得“咯咯”地發响，皺紋多深的臉，白得很可怕，他一头坐在地上，伸手抹了一下臉上的水，万分感激地說：

“同志，……你救了我。”

施青春头昏得厉害，全身軟綿綿的，一点力气都沒有。他听了老大伯的話，又看見老大伯冻得那样，忙說：“老大伯，你把我这件衣服披上吧！”施青春說着就把留在岸上的干衣服給老大伯披在身上。

“同……志，你貴姓？要不是你，我這條老命今天就完啦。”老大伯感激地說。

“不，老大伯。”施青春一把緊緊地握住老大伯的手，親切地說：“不要這樣說啦，我哪能見死不救呢！”

和洪水搏鬥之夜

深夜，刮起了狂風，接着嘩啦啦地下起大雨來。屋外黑得伸手不見掌。

一陣急劇的電話鈴響，把向國翔惊醒過來，他一骨碌從床上爬起來，拖着鞋子，跑到桌子旁邊，拿起听筒，只听里面在問：

“你是二八號巡房嗎？”

“是。”向國翔回答。

“在你管理的一三八號至一四五號電杆間發生了障礙，你知道嗎？”

“不知道。什麼時候發生的？”

“剛才發生的。你那兒下雨沒有？”

“在下。”

“大不大？”

“不算小。”

“刮風嗎？”

“刮風。”

“現在出去修，恐怕有困難。”中心站的同志考慮到風雨大，就說：“等天亮后再去修吧！好在夜里電話少。”

“不！我現在就去修。”向國翔說完就放下听筒，他擦了一根火柴，把燈點着了，看見愛人朱玉蘭睡得正甜，頭髮披散在她的臉上。真不想叫醒她，但是不修好電綫，就會給工作帶來損失，于是他趕忙推了推朱玉蘭的肩膀，說：“快起來，一同去查綫。”

“怎么？”朱玉蘭翻身坐了起來。

“出障礙了，離这里有五六里路。”向國翔說着就拿出枕頭底下的手電筒，把踏腳板、皮包、打洞鎚、鐵綫和工具包都拿了出來。

朱玉蘭從床上起來，連忙穿上膠鞋，把牆上掛的毯子，披在身上，精神抖擻地背起踏腳板，說：“走吧！”

門外的雨像無數根銀綫從天上直墜下來；樹葉在風雨中不停地抖動；屋檐下的水溝也嘩嘩地濺起黃漿水來。

“好大的雨呵！”出了大門，朱玉蘭向四周望了一望說。向國翔已經拍哒拍哒地走在前面了。忽然“轟轟……”一陣巨雷，响得山都要被震倒了，向國翔仍急速地向前走着，却把朱玉蘭吓了一跳，說：“几乎把我耳朵都震聾了。”

“你怕嗎？”向國翔回过头來問。

“怕什么？”朱玉蘭很認真地說：“走黑路，原是有点怕，但一想到工作重要，就什么都不怕了。”

雷，不时还在那里隆隆地响，电閃不时地亮着，把大地照得清清楚楚的，他俩就趁着閃电光向前跑。

雨比先前更大了，这时还傳來嘩啦嘩啦的河水奔騰声，偶然也听到一兩声雀鳥的惊叫。向國翔問：

“玉蘭，冷吧？”

“不冷，身上还在出汗呢！你呢？”

“我也是。快走吧！”

“來，我倆比一比，看誰跑得……”朱玉蘭說着就跑起來，沒跑多远，脚一滑，“撲通”一声，跌了一跤。向國翔連忙跑上前去想拉她起來，她却一翻身，早已爬了起來，双手沾滿稀泥，直往褲腿